三國志旁證

三國志旁證卷三

閩長樂梁章鉅撰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

錢大昭曰文帝爲高祖明帝爲烈祖見於景初詔中承祚于文明二紀俱不稱祖以德不相副且無功可錄削而不書史筆之謹嚴也

注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爲司徒趙溫所辟

陳浩曰後漢書獻帝紀及趙溫本傳俱作十三年

注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有高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也後無幾而立爲王太子至年四十而薨

陳浩曰方技傳載朱建平沛國人善相術帝爲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己年壽又令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云云與此相類葢卽一事而所傳各異其名也

注

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

隋書經籍志後漢紀三十卷袁彥伯撰

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

後漢書獻帝紀云建安二十五年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三月改元延康

三月黃龍見譙

宋書符瑞志云延康元年三月黃龍見譙又郡國十三言黃

龍見蕎魏以龍見爲受命之符至改譙縣爲龍譙國然以龍興亦以龍亡假託象兆後遂爲妖所謂其氣燄有以取之也

龍譙國見水經獲水注

夏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

宋書符瑞志云延康元年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又郡國十九言白雉見　顧祖禹曰北直滄州東北七十里有饒安城戰國時齊邑史記趙悼襄王四年龐煖攻齊取饒安漢爲千童縣地屬勃海郡後漢靈帝改置饒安縣於此按後漢書郡國志勃海無此縣蓋鈌失也

大將軍夏侯惇薨注魏書曰王素服幸鄴東城門發哀孫盛曰在禮天子哭同姓於宗廟門之外哭於城門失其所也

何焯曰魏未嘗以夏侯爲同姓故與之婚姻孫盛所議非也

延康元年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王祖太尉曰太王

通典魏文帝即王位尚書令桓階等奏云臣聞尊祖敬宗古之大義故六代之君未嘗不追崇始祖顯彰所出先王應期撥亂啟魏大業然禰廟未有異號非崇孝敬示無窮之義也太尉公侯宜有尊號所以表功崇德發事顯名者也故易言乾坤皆曰大德言大人與天地合臣等以為太尉公侯誕育聖哲以濟羣品可謂資始其功德之號莫過於太王詔曰前奏以朝車迎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侯神主然君侯不宜但依故爵乘朝車也禮有尊親之義為可依諸王比更議博士祭酒孫欽等議案春秋之義五等諸侯卒葬皆稱公與王者之後宋公同號乃臣子褒崇其君父以此言之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侯誕育太皇篤生武王奄有四方其功德之號莫

過太王今迎神主宜乘王車又宜先遣使者上謚號爲太王
於是漢帝追謚爲太王
六月庚午遂南征注度支中郎將新平霍性上疏諫曰兵書曰
戰危事也是以六國力戰彊秦承弊幽王不爭周道用興
朱艮裘曰幽當作豳謂太王也按三國文類及宋本並作豳
今殿本已改正後漢書獻帝紀分安定扶風爲新平郡
秋七月甲午軍次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
水經陰溝水注云文帝以延康元年幸譙大饗父老立壇于
故宅壇前樹碑題云大饗之碑金石錄云以魏大饗碑考
之乃八月辛未魏志誤
八月石邑縣言鳳皇集
宋書符瑞志延康元年八月石邑縣言鳳皇集又郡國十三

言鳳皇見按漢書地理志常山石邑而後漢書郡國志常山郡無石邑此志有之疑漢省而復立也

冬十一月癸卯下令曰

十一月當作十月今 殿本已改正 潘眉曰後漢書獻帝紀建安二十五年冬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志文昭甄皇后傳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魏受禪碑十月辛未受禪於漢五代史張策傳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皆是十月受禪之證此紀先書十一月癸卯後書十一月癸酉兩書十一月既於文爲複而癸卯癸酉相距三十一日亦無同在一月之理宋書禮志云漢延康元年十一月禪帝位於魏冊府元龜帝王部云延康元年十一月受禪並沿陳志之誤朱竹垞跋孔羨碑云魏受禪在延康元年十一月亦失於不考

耳　李龍官曰注中明云十月乙卯又云今月十七日己未

又云今十月斗之建則癸卯乃十月朔也

注合曰孔子玉版也

沈欽韓曰隋經籍志梁有孔老讖十二卷孔子王明鏡一卷

後漢書張衡傳注遁甲開山圖曰禹游於東海得玉珪碧色

長一尺二寸圜如日月以目照自達幽冥言此讖預知來數

亦如玉珪故名爲玉版

又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讖緯於魏王曰

宋書符瑞志載許芝奏與此注稍異

又春秋玉版讖曰代赤眉者魏公子

殿本考證云宋本無眉字　按宋書符瑞志引玉版讖亦無

眉字　錢大昕曰玉版讖卽上文所云孔子玉版也

又孝經中黃讖曰日載東絶火光不橫一聖聰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此魏王之姓諱著見圖讖

殿本考證云宋書絶作紀非也　錢大昭曰說文𨻰獄之兩𨻰也在廷東从𣴎徐鍇曰以言辭治獄故从曰讖文以曰爲曰俗儒之誤　李清植曰火光者炎也言炎漢之運至是而終不橫一者丕也故下文曰魏王姓諱見于圖讖也

又易運期讖曰言居東西有午兩日並光日居下其爲主反爲輔五八四十黃氣受真人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以許亡魏當以許昌今際會之期在許是其大效也

錢大昕曰說文昌从日从曰不从兩日尹敏謂讖書中多近鄙別字如土乙力爲地人十四心爲德及此類皆是　潘眉曰魏以土德王故曰黃氣受五八四十者魏享國年數自黃

初元年庚子至甘露四年己卯得四十年次年司馬氏弑高貴鄉公矣又文帝年四十崩亦五八四十之數　李清植曰主反爲輔者言漢反臣於魏也宋書反作及非是

又易運期又曰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臣聞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興之會以七百二十年爲一軌有德者過之至於八百無德者不及至四百載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數十年漢行夏正訖今四百二十六歲又高祖受命數雖起乙未然其兆徵始於獲麟獲麟以來七百餘年天之歷數將以盡終

錢大昭曰古魏字作巍故云鬼在山禾女連也漢人書魏字或姓或郡皆有山字見洪适隸釋者不可勝計　潘眉曰軌者世軌也世軌有二一爲唐堯世軌以七百六十歲爲一軌

一爲文王世軌以七百二十歲爲一軌其推算之法同乾鑿度云以七百六十爲世軌者堯以甲子受天元爲推術洛書靈准聽云八九七十二錄圖起鄭康成注八九相乘七十二歲而七百二十歲復於冬至甲子生象其數以爲軌焉故曰錄圖起云象數論曰求世軌置積算以大周三萬一千九百二十除之餘以七百六十而爲一軌不滿軌者卽入軌之年也一軌消息一卦大周逢奇起復逢偶起姤四十二軌消息卦三周有半八十四軌七周所謂八十四戒也文王世軌法亦同以七百二十年爲一軌此葢用文王世軌也

又比年己亥壬子丙午日蝕皆水滅火之象也

潘眉曰丙午二字當衍宋書符瑞志載許芝之曰建安二十二年五月朔己亥日蝕二十四年二月晦壬子日蝕葢日者陽

精而以亥子日蝕亥子屬水故爲水滅火之象也若丙午日蝕丙午屬火與亥子有別而曰水滅火其義不合矣宋志載許芝之言本無丙午後漢書獻帝紀載日食甚詳如建安五年九月庚午朔六年三月丁卯朔十三年十月癸未朔十五年二月乙巳朔十七年六月庚寅晦二十一年五月己亥朔二十四年二月壬子晦二十五年二月丁未朔自建安至延康日食有八有己亥壬子而無丙午足證此丙午二字之誤

按太平御覽卷十一引魏畧五行志云延康元年大霖雨五十餘日魏有天下乃霽魏將受祚之應也此亦水滅火之兆當補入注

又心慄手悼又非人力所能建也又周之伐殷以恭也又劫遷

省御太僕宮廟

殿本考證云悼當作掉建當作逮恭當作暴　朱艮裳曰太僕二字於義無處或火撲二字之譌歟

又問太史丞許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宜成可受禪命

盧明楷曰三少帝紀高貴鄉公注自敘始生禎祥曰乙未直成予生又曰厥日直成應嘉名也漢書王莽傳以戊辰直定即天子位師古曰以建除之次其日當定直成之義大抵如是作宜成似誤

又王子搜樂丹穴之潛處被薰而不出

李龍官曰被薰諸本俱作被重非莊子讓王篇可證

又輔國將軍清苑侯劉若

魏公卿上尊號奏碑作淸苑鄉侯自當以碑爲正

又昔栢城子高

潘眉曰栢城字並誤當作伯城田疇傳注與莊子合

又歲星行歷十二次國又爲時將討黃巾又聖命天下治又魏以改制天一與時協矣又始魏以十月受禪又於行運會於堯舜授受之次又舜發壠畝而君天下又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

宋書符瑞志國上有所在二字爲下無時字聖命天下治作聖人制法天下治改作政時作詩魏上無始字會作合君作居天下不可上有明字

又甲子魏王上書曰奉今月戊戌璽書重被聖命

殿本考證云十月中無戊戌前云壬戌册詔疑戊戌乃壬戌之譌

又相國歆太尉詡御史大夫朗及九卿奏曰

潘眉曰武帝紀建安十八年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二十一年

置奉常宗正二卿二十二年又置衛尉卿是時魏已備九卿然考魏公卿上尊號奏署名奉常臣貞郎中令臣洽衛尉臣昱太僕臣夔大理臣繇大農臣霸少府臣林惟有七卿無大鴻臚宗正此云九卿亦約舉之詞歟　按此下即隸釋所載魏公卿上尊號表也翁覃溪師曰此亦名勸進碑不書立石年月顧炎武謂此文當在延康元年而此碑實刻於黃初之後按獻帝紀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冬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歐陽公集古錄謂魏志是年十一月癸卯猶稱令者當是十月衍一字考通鑑目錄是年十月癸卯朔則歐陽公之言信矣　王昶曰武億謂賈詡傳文帝即位以詡爲太尉勸進時似不宜即書太尉不知詡傳乃於即位之上偶遺王字曹洪傳亦云文帝即位爲衛將軍此皆傳刻者誤脫王字

非可遂以爲踐阼文帝紀明載延康元年二月壬戌以大中大夫賈詡爲太尉則至受禪時詡已爲太尉數月矣

注珍祥瑞物雜沓於其間者無不畢備

太平御覽卷八百十四九百九及九百三十一並引魏略云文帝受禪野蠶成絲九尾狐見於譙郡神龜出於靈芝池又宋書符瑞志云延康元年麒麟十見郡國延康元年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虎見又郡國二十七言白虎見黃初元年郡國十九言白鹿及白麞見魏文帝初郡國三十七言甘露降郡國二言醴泉出黃初元年郡國三言嘉禾生郡國二言木連理朱草生文昌殿側黃初中郡國十九言白兎見魏文帝初郡國十九言白雀白鳩見鄴中生赤魚劉逵魏都賦注云延康元年芝草生於樂平郡黃初元年十一月黃龍高四五

文出雲中張口正赤澤馬見於上黨郡瑞石靈圖出於張掖之柳谷延康元年三足烏見於郡國

又可謂信矣省矣

按省字似係著字筆誤今碑作可謂信矣著矣口矣裕矣高矣邵矣

又民命之懸於魏政

今碑作民命之懸於魏邦民心之繫於魏政　王昶曰此與上俱是傳寫脫文餘文亦稍有異皆當以碑為正也

又及至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

梁同書曰珍裘即孟子所云袗衣也袗訓單又訓同皆無盛服之義當以珍裘為正

乃爲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即阼注獻帝傳曰辛未魏王登壇

受禪又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水經潁水注云潁水逕繁昌故縣北曲蠡之繁陽亭也魏書國志曰文帝以漢獻帝延康元年行至曲蠡登禪于是地改元黃初其年以潁陰之繁陽亭爲繁昌縣城內有三臺時人謂之繁昌臺壇前有二碑昔魏文帝禪于此自壇而降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故其石銘曰遂于繁昌築靈壇也于後其碑六字生金論者以爲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遷魏而事晉也　按黃初受禪碑明言冬十月辛未受禪而此言庚午集古錄云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稱天子又按魏志是歲十一月葬士卒死亡者猶稱令是月丙午漢帝使張愔奉璽綬庚午王升壇受禪又是月癸酉奉漢帝爲山陽公而此碑云十月辛未受禪于漢三家之說皆不同

令據裴松之注魏志備列漢魏禪代詔册書令羣臣奏議甚詳葢漢實以十月乙卯策詔魏王使張愔奉璽綬而魏王辭讓往反三四而後受也又據侍中劉廙奏問太史令許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可治壇場又據尚書令桓階等奏云輒下太史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葢自十七日己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此推之漢魏二紀皆謬而獨此碑爲是也漢紀乙卯遜位者書其初命而略其辭讓往反遂失其實爾魏志十一月癸卯猶稱令者當是十月衍一字爾丙午張愔奉璽綬者辭讓往反容有之也惟庚午升壇最爲謬爾癸卯去癸酉三十一日不得同爲十一月此尤謬也　蕭常續後漢書音義云潁陰縣卽潁川先是曹丕使其黨逼獻帝禪位於己因南至潁陰陽不與知張愔等奉璽綬於丕丕篡

位於此以其地爲繁昌縣北征記謂在許之南七十里有臺七丈方五十步臺南有壇高二丈方三十步卽篡位處也

改延康爲黃初

宋書符瑞志云有黃鳥銜丹書集於尙書臺於是改元爲黃初　藝文類聚卷十引魏傳遐皇初頌云天子乃登彫輦戴羽蓋佩玉鏘鏘鑾聲噦噦拜上皇告受位兆休祥導神氣於是建皇初之上元發曠盪之明詔眚災肆赦盪滌瑕穢是當時黃初亦通作皇初

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爲山陽公行漢正朔

文帝集中載詔曰朕承符運受中革命其敬事山陽公如舜之宗堯有始有卒傳之無窮前羣司奏處正朔欲使一皆從

魏制意所不安其令山陽公於其國中正朔服色祭祀禮樂自如漢典又爲武昭宣明帝置守塚各三百家

注魏書曰以夏數爲得天故卽用夏正而服色尚黃

宋書禮志云黃初元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羣代之美事爲後王制法也傳曰夏數爲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於正朔當依虞夏故事若殊徽號異器械制禮樂易服色用牲幣自當隨土德之數每四時之季月服黃十八日臘以丑牲用白其飾節旄自當赤但節幡黃耳其餘郊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宗廟所服一如周禮

是歲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

按蜀志諸葛亮傳亦作戴陵而魏公卿上尊號奏有長水校

尉關內侯臣淩當卽此人則陵从水旁宋書五行志又作淩皆是一人也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又乙亥朝日於東郊注臣松之以爲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尋比年正月郊祀有月無日乙亥朝日則有日無月蓋文之脫也

後漢書禮儀志注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煩褻如家人之事非事天郊神之道也於是朝日東門之外　潘眉曰明帝紀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日用春分此乙亥朝日乃在正月用春分禮自別蓋是年二月無乙亥乙亥正月初四日也建安二十四年已亥歲十一月小己卯朔旦冬至爲蔀首十二月大戊申朔黃初元年正月小戊寅朔二月大丁未朔三月小丁丑朔四月大丙午

朔五月小丙子朔六月大乙巳朔七月小乙亥朔八月大甲辰朔九月小甲戌朔十月大癸卯朔十一月小癸酉朔十二月大壬寅朔二年正月小壬申朔二月大辛丑朔裴世期不通歷術故疑乙亥在二月遂以祀不書二月爲文之脫也

錢儀吉曰晉書禮志稱黃初正月朝日違禮二分之義隋志亦言魏文正月朝日前史以爲非時及明帝太和元年二月朝日八月夕月始合於古是文帝雖有采周春分之詔見南齊書禮志上其實未嘗施行是歲祭日實以正月至太和乃用二分後先殊制不可强同裴氏不考當代禮制遂謂史有闕文疏已尚書大傳云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迎日於東郊辭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惟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又焉知魏初之制非有取於伏氏之義與

然不可得詳矣

注魏略曰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爲五都

趙一淸曰水經濁漳水注魏因漢祚復都洛陽以譙爲先人本國許昌爲漢之所居長安爲西京遺跡鄴爲王業之本基故號五都　王鳴盛曰其實長安久不爲都譙特因太祖故鄕聊目爲都皆非都也眞爲都者許鄴洛三處耳

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

後漢書儒林孔僖傳注云魏封孔子二十一葉孫孔羨爲崇聖侯洪适隸釋魯孔子廟碑云元年而史作二年誤也朱彝尊曰洪氏以是碑文稱黃初元年而魏志作二年謂誤在史考魏王受禪在漢延康元年十一月旣升壇卽阼事訖改延

康爲黃初而碑辭敘黃初元年大魏受命應歷數以改物秩羣祀于無文旣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則詔三公云云原受禪之始歲且將終碑有旣乃之文則下詔在明年二月史未必誤　按百戶吏卒當作百石卒史漢有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此蓋仍漢志也金石文字記云百石卒史者秩百石之卒史也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倪寬傳補廷尉文學卒史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是也若三輔卒史則二百石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是也因其秩有不同故舉石之多寡以別之晉書及通典皆訛爲百戶吏卒誤與此同續漢書百官志注引漢官曰河南尹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　何焯曰百戶吏卒是守衛之人與桓帝永興元年魯相乙瑛廟之百石卒史不同彼以孔子孫爲之此說可兩存

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爲車騎將軍
陳浩曰前已有春正月則此處春字爲衍
注魏書甲辰以京師宗廟未成帝親祠武皇帝於建始殿躬執
饋奠如家人之禮
宋書禮志云何承天曰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
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
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
邵晉涵曰自後遂無水旱劾三公之事燮理之意微矣
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又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爲大將軍封吳
王加九錫
唐庚曰是歲吳蜀相攻大戰於夷陵吳人卑辭事魏受其封

爵恐魏之議其後耳而魏畧以爲權有僭意而自顧位輕故先卑而後倨之先卑者規得封爵以成僭竊之基後倨者兾見討伐以激怒其衆夫吳至權三世矣其勢足以自立尚何以封爵爲哉受封爵則君臣矣供職貢矣彼藩國同然無足怪者一不從命則王師至討有詞矣然後發兵拒戰是抗上矣尚安能激怒其衆哉旣而魏責任子權不能堪卒叛之而爲天下笑方其危急之時羣臣無魯仲連之策出一切之計以寬目前之急而陳壽猶以勾踐奇之勾踐事吳則嘗聞之矣受吳封爵則未之聞也

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夫注黃初四年詔拜光祿大夫朝見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固讓帝不聽又爲門施行馬致吏卒以優崇之年八十四薨

錢大昕曰魏紀惟太傅太尉大司馬大將軍司徒司空驃騎大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除免薨皆書楊彪爲光祿大夫朝見位次三公故特書之

注魏書曰十一月辛未鎭西將軍曹眞命衆將及州郡兵討破叛胡治元多盧水封賞等

張旣傳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然則女賊也　顧祖禹曰沮渠川在甘州衛東南或曰卽盧水北史沮渠蒙遜世居張掖臨松盧水卽此川矣

又帝初聞胡決水灌顯美謂左右諸將曰昔隗囂灌洛陽

顧祖禹曰顯美城在涼州衛西北漢縣屬張掖郡後漢改屬武威　按洛陽當作略陽以後漢書校改

己卯以大將軍曹仁爲大司馬

晉書職官志云大司馬古官也漢制以冠大將軍驃騎車騎之上以代太尉之職故恆與太尉迭置不並列及魏有太尉而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爲官位在三司上　宋書百官志云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馬以太尉代之魏黃初二年復置大司馬以曹仁居之而太尉如故

十二月行東巡是歲築陵雲臺

洛陽宮殿簿云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　世說巧藝篇云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眾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卽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三月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

邵晉涵曰此其應在昭烈伐吳喪敗乎

三月乙丑立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爲王

錢大昕曰以諸王傳攷之是年以皇弟封王者任城王彰章陵王據下邳王宇譙王林北海王衮陳留王峻河間王幹弋陽王彪廬江王徽凡九人紀云十一人似誤也鄄城王植以四月戊申封與任城諸王不同日且是縣王非郡王故不在此數又攷文帝子以黃初三年封王者凡六人平原王叡河東王霖京兆王禮淮南王邕淸河王貢廣平王儼本紀惟載叡霖二人亦未免闕漏

閏月孫權破劉備于夷陵

按此以閏月書于五月之後是年閏六月也

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卽位爲椑

存不忘亡也

按後人以此爲魏文之達而不知其爲憂生之嗟也魏文與吳質書云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時帝年方三十而嘆老嗟衰如此宜應不十之兆矣不率字爲不十吳闓潩語也

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

隋書經籍志有魏朝雜詔二卷魏吳詔二卷梁有三國詔誥十卷皆是别行之事

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

晉書天文志云黃初三年九月甲辰客星見太微左掖門內占曰客星出太微國有兵喪十月帝南征孫權是後累有征役　文館詞林載魏文帝伐吳詔曰昔軒轅不爲涿鹿之師

則蚩尤之妖不滅唐堯不興丹水之陳則南蠻之難不平漢武不行呂嘉之罰則橫浦之表不附光武不加囂述之誅則隴蜀之亂不淸故曰非威不福非兵不定孫權小醜憑江悖淚故奮武銳順天行誅驍騎龍驤猛將武步征南進圍江陵多獲舟船斬首執俘降者盈路牛酒日至大司馬及征東諸將卷甲長驅今車駕自東爲之贍鎭雲行天步乘釁而進賊進退道迫首尾有難不爲楚靈乾谿之潰將有彭寵蕭口之變必自魚爛不復血刃宜愼終節動靜以聞

是歲穿靈芝池

水經穀水注云穀水又東歷故金市南直千秋門支流入石逗伏流注靈芝九龍池

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

海内初定敢有私復讐者皆族之

魏文帝集載詔視此爲詳今錄於後詔曰喪亂以來兵革縱横天下之人多相殘害者昔田横殺酈商之兄張步害伏湛之子漢氏二祖下詔使不得相讐今兵戎始息宇内初定民之存者非流亡之孤則鋒刃之餘當相親愛養老長幼自今以後宿有讐怨者皆不得相讐

築南巡臺于宛

水經淯水注云宛城西三里有古臺高五丈餘文帝黃初中南巡所築也

注故分命猛將三道並征

錢大昭曰三道謂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眞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也

三月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
潘眉曰宋天文志黃初四年二月癸卯月犯心大星推二月無癸卯魏志是也　按犯心爲天王位王者惡之四月癸巳漢昭烈帝崩此其應乎
夏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汙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乎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按詩維鵜在梁毛傳鵜洿澤鳥也爾雅鵜鴮鸅郭注今之鵜鶘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汙澤俗呼之爲淘河政和本草鳥大如蒼鷺頤下有皮袋容三升物展縮由袋中盛水以養魚一名逃河身是水沫惟胸前有兩塊肉如拳　王應麟曰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黃初四年詔曹詩刺遠君子近小

人蓋詩序至此始行　全祖望曰是時始立學官故也

太白晝見

晉書天文志云太白經天則晝見其占爲兵喪爲不臣爲更王彊國弱小國彊是時孫權受魏爵號而稱兵拒守

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民人壞廬宅注　尚書盧毓議祀厲殊事何焯曰宋書五行傳云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帝初卽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常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禮終黃初不復還鄴而圓丘方澤社稷等神位未有定所此其罰也　又曰殊字是殃字之誤作祀厲殃事於本文義較顯

注　魏書曰有司奏改漢氏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

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昭舞曰大昭舞五行舞曰大武舞

潘眉曰雲翹當依宋書樂志作雲翹文昭大昭兩昭字皆誤文昭當作文始大昭當作大韶兩漢有文始無文昭文始本韶樂故改文始爲大韶

注賜山陽公夫人湯沐邑公女曼爲長樂郡公主

錢大昭曰是時獻帝爲郡公其女安得爲郡主且郡亦無長樂之名此郡字疑或鄉或亭之訛

五年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

通典吉禮門云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爲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者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

後輩試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滿二歲試通三經者擢
高第爲太子舍人不第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爲太子舍人
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爲郎中不通者隨後輩
復試試通亦爲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
敘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敘用按黃初此法全本漢
桓帝時舊制亦見通典選舉門

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

通典吉禮門云魏祀五郊六宗及厲殃何晏議月令季春磔
禳大儺非所以祀皇天也夫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
之國有大故可祈於南郊至於祈禳自宜止於山川百物而
已王肅云厲殃漢之淫祠耳日月有常位五帝有常典師曠
自是樂祖無事於厲殃漢文除秘祝所以稱仁明也按二議

不系年月或卽在是時乎

是歲穿天淵池

水經穀水注云池中有魏文帝九華臺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池南直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黃初中所立也　宋書禮志云魏明帝天淵池南設流杯石溝燕羣臣　按洛陽伽藍記以碑爲魏明帝立堂爲元魏高祖立疑非

六年三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

後漢書郡國志汝南郡召陵　顧祖禹曰討虜渠在許州郾城縣東五十里通渠謀伐吳也

壬戌熒惑入太微

晉書天文志云六年五月壬戌熒惑入太微至壬申與歲星相及俱犯右執法至癸酉乃出占曰從右入三十日以上人

主有大憂又日月五星犯左右執法大臣有憂一曰執法者誅金火尤甚十一月皇子東武陽王鑒薨七年正月驃騎大將軍曹洪免爲庶人四月征南大將軍夏侯尚薨五月帝崩

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

藝文類聚卷十三引江表傳云魏文帝出廣陵欲伐吳臨大江歎曰吳據洪流且多糧穀魏雖武騎千隊無所用之乃還

七年三月築九華臺

宋書后妃傳贊云漢氏昭陽之輪奐魏氏九華之照耀則九華臺亦內宮游幸處也

夏五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眞領軍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嗣主

宋書百官志魚豢曰四征魏武所置秩二千石黃初中位次

三公漢舊諸征與偏裨雜號同　趙一清曰漢時已有征東征南征西之號是不始于魏武或至魏始備四征之號故魚豢曰鎮北魏黃初太和中置是其例也又案晉書宣帝紀云於崇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其時有陳羣曹眞無曹休且詔太子曰有間此三公者慎勿疑之則非四人可知即曹休傳亦無受遺輔政之事也

丁巳帝崩於嘉福殿　又六月戊寅葬首陽陵

潘眉曰帝以丁巳日崩推是年五月辛丑朔十七日乃得丁巳誄當云五月十七日今本脫十字也　太平寰宇記卷五云魏文帝陵在河南偃師縣首陽山南

注　鄄城侯植為誄曰

此篇雜見陳思王集三國文類藝文類聚字句有互異處備

萬國悲悼 又 思過慕唐 又 歎自僵斃 又 感惟南風 又 求光幽昧
又 正行定紀 又 祥惟聖質 又 潛心無罔抗志青冥才秀藻朗 又
聽察無嚮瞻覩未形 又 爵公無私 又 宅士之表 又 六合是虞齊
契共遵下以純民俛拓規矩 又 矚之若神 又 九壤被震 又 虜備
凶徹 又 黃初叔祜 又 將登介山 又 元功仍舉 又 體遠存亡 又 追
羕慕唐合山同陵 又 悼晏駕之既疾 又 追顧景而憐形
悼當作傷與上下韻協過字當在慕字下歎本集作欲感文
類作恨求本集作末正文類作五祥藝文類聚作詳罔作內
青冥作高明秀朗作畧見嚮作響瞻作覩公無二字作功重
宅士之表士作土下有率民以漸四字是虞作通同遵作檢
下以純民作導下以純民由樸儉拓作折矚作瞻被作披何

焯曰徵疑當作黴叔當作俶介本集作泰元類聚作九遠作
逵慕作纂陵作阪疾本集作往追類聚作迴

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
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隋書經籍志魏文帝集十卷梁二十三卷又列異傳三卷魏
文帝撰　按史記索隱云皇覽記先代冢墓之處宜皇王之
省覽故曰皇覽是魏人王象繆襲等所撰當非此書也

注生有七尺之軀死唯一棺之土　又集諸儒於肅城門內
林暢園師曰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此用淮南子精
神訓語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肅城門作肅成門

又胡沖吳歷曰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
一通與張昭

潘眉曰此所引胡沖語後於孫權傳又引之又蜀先主傳兩引江表傳備立營於油江口改名公安又明帝紀及關公傳兩載關乞娶秦宜祿妻皆是重複不檢之病也

三國志旁證卷三終

三國志旁證卷四

閩長樂梁章鉅撰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以其母誅故未建爲嗣注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爲嗣故久不拜太子

錢大昭曰京兆王禮徐姬子也

注魏末傳曰帝常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文帝卽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樹立之意定

隋書經籍志魏末傳二卷梁又有魏末傳并魏氏大事三卷亡　按此卽裴松之所謂殺害事有明審者也

注世語曰帝與朝士素不接卽位之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衆人側聽旣出問何如曰秦始皇漢孝

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
按傳評謂秦皇漢武宮館是營盡卽採用疇語考青龍以後始勤土木竟日之談已豁其蘊疇之遠識不可階矣

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爲驃騎大將軍
錢大昭曰太和元年詔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四年驃騎將軍司馬宣王爲大將軍驃騎下皆無大字疑此大字爲衍文

太和元年
宋書禮志云魏明帝詔曰先帝卽位之元則有延康之號受禪之初亦有黃初之稱今名年可也於是尙書奏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宜爲太和元年

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侯康曰此有月無日而晉宋禮志及通典則皆作丁未漢制郊堂不同日舉行同日自此始南齊書禮志上載魏高堂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蔡仲默據此以爲魏郊堂不同日之證然是年則實同日或隆此議不見用或用在太和以後未可知也

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

通典卷八云黃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買至明帝代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僞漸多競溼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舉朝大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於事爲便帝乃更立五銖錢

秋八月夕月於西郊

八月下脫己丑二字宋書禮志可證

注

保官空虛初無資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

陳景雲曰資任當作質任魏制凡鎭守部曲將及外用長吏

並納質任有家口應從坐者收繫保官時帝特欲撫慰孟達

初附故爲此華言耳

又

諸葛亮悶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輿太守申

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

華陽國志云諸葛亮將北伐招達爲外援故貽書曰嗟乎孟

子度遁者劉封侵凌足下以傷先帝待士之望慨然永歎每

存天下平素之志豈虛託名載策者哉都護李嚴亦與書曰

吾與孔明並受遺詔思得良伴吳王孫權亦招之達遂背魏

通吳蜀表請馬督於文帝撫軍司馬宣王以爲不可許帝曰

吾爲天下主義不先負人當使吳蜀知吾心乃多與之過其所求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九引司馬彪戰略曰太和元年諸葛亮從成都到漢中達又欲應亮遺亮玉玦織成障汗蘇合香亮使郭模詐降過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模語儀亮言玉玦者已決織成者言謀已成蘇合者言事已合

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達傳其首

晉書宣帝紀云帝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帝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帝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

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爲木柵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首傳京師

分新城之上庸武靈巫縣爲上庸郡錫縣爲錫郡

錢大昕曰黃初元年并西城房陵上庸爲新城郡以孟達爲太守至是達誅復分其地爲三也武靈當作武陵本前漢舊縣屬漢中後漢并省疑先主更置也巫縣疑亦蜀所置晉志謂之北巫以南郡有巫縣也　何焯曰宋刻一本無巫字

擊亮於街亭

顧祖禹曰街泉城在陝西秦州秦安縣東北漢置縣屬天水郡後漢省入略陽　杜佑曰隴城縣有街泉亭即馬謖敗處

三年六月癸卯繁陽王穆薨

錢大昭曰明帝子有清河王冏繁陽王穆安平哀王殷雖曰早薨然旣有封地自可於王公傳中備書今傳中但載武文不及明帝者以宮省事祕莫知其所由來亦由班史於孝惠後宮子三王王侯不書於表傳中也

曹休率諸軍至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

趙一清曰石亭在安慶府東北皖城在西北案晉書宣帝紀帝朝天子問二虜宜討何者爲先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者必扼其喉而揕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墜破之必矣蓋時怵於硤石之敗故魏之君臣所以謀吳者甚急仲達之言極中切要然亦

以孔明尙在未敢議蜀兵家所謂知彼知己者也

諸葛亮圍陳倉

太平寰宇記卷三十云陳倉故城在鳳翔府寶雞縣東二十里上下二城相連上城是秦文公築下城是郝昭築　顧祖禹曰石鼻城在寶雞縣東北三十里諸葛武侯所築水經注汧水對城武侯與郝昭對禦處俗謂之石鼻寨亦曰靈壁又爲石壁　祝穆曰石鼻寨行人自北入蜀者至此漸入山自蜀趨洛者自此漸出山故蘇詩云北客初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殘山也

注爲雜號將軍

宋書百官志雜號將軍凡四十號

注以土瓦塡塹

何焯曰宋本瓦作丸

戊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后又十一月使太常韓暨持節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於鄴

按高皇帝曹騰也太皇帝曹嵩也宋書禮志時與韓暨同使者有行太廟宗正曹恪此蓋偶佚之　何焯曰與其追尊曹騰實其爲贅閹乞養不如丕之殺於禮矣此自爲敵不能生子而以加隆所後之親爲後人勸與下七月詔書連類而觀可得其情矣

或誤時朝

宋書禮志時朝作朝議

注此則魏初惟立親廟祀四室而已

隋書禮儀志云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

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代據此則是時廟制出高堂隆所定也親廟四之說本禮緯稽命徵而鄭氏注禮用之

四年春二月戊子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

隋書經籍志典論五卷魏文帝撰　按此舉實爲笑柄宜有火浣布之譏不但自序之貽口實也

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

錢大昕曰武宣卞皇后傳云明帝卽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此作六月異　潘眉曰推太和四年五月無戊子當是后妃傳誤

詔大司馬曹眞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　又九月大雨伊洛河漢

水溢詔眞等班師

晉書宣帝紀云帝自西城斫山開道水陸並進泝沔而上至於朐䏰拔其新豐縣軍次丹口遇雨班師

十一月太白犯歲星

晉書天文志云太和四年十一月壬戌太白犯歲星占曰有大兵五年諸葛亮以大衆寇天水　林暢園師日月下當書日晉志作壬戌補

五年春正月帝耕於籍田

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七引繆襲許昌宮賦云太和六年春上旣躬耕帝籍則是時魏帝頻歲耕籍也然陳志但書於太和五年而六年不書豈略之耶抑御覽六年爲五年之誤耶又晉書禮志稱魏之三祖亦皆親耕據陳志則武帝明帝有

耕籍事文帝獨無疑亦史略也

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

晉書禮志魏制藩王不得朝覲明帝時有朝者由特恩

十一月乙酉月犯軒轅大星

宋書天文志占曰女主憂太和五年十二月甲辰月犯鎮星占曰女主當之六年三月乙亥月又犯軒轅大星青龍二年十月乙丑月又犯鎮星三年正月太后郭氏崩

戊戌晦日有蝕之

晉書天文志云太和初太史令許芝奏日應蝕與太尉於靈星祈禳帝曰蓋聞人主政有不德則天懼之以災異所以譴告使得自脩也故日月薄蝕明治道有不當者朕即位以來既不能光明先帝聖德而施化有不合於皇神故上天有以

寤之宜勅政自脩有以報於神明天之於人猶父之於子未聞父欲有責其子而可獻盛饌以求免也今外欲遣上公與太史令俱禳之於義未聞也羣公卿士大夫其各勉脩厥職有可以補朕不逮者各封上之

六年

錢大昭曰晉書天文志太和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蝕之見吳歷又正始元年七月戊申朔三年四月戊戌朔六年四月壬子朔十月戊申朔九年正月乙未朔嘉平元年二月己未朔甘露四年七月戊子朔景元三年十一月己亥朔晉志並云日有蝕之此皆失書

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爲國

錢大昕曰是年改封郡王者任城王楷彰子陳王植彰城王據

燕王宇沛王林中山王袞陳留王峻琅琊王敏范陽王子矩趙王幹楚王彪東平王徽曲陽王茂北海王蕤東海王霖梁王悌元城王子禮鄗邑王子温鄶陽王子温邑鄗王子凡十六人又黃初六年改封諸王爲縣王此事亦當載於本紀

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

水經潁水注云漢以許失天下及魏承漢歷遂改名許昌城內有景福殿基魏明帝太和中造準價八百餘萬　文選何晏景福殿賦注引洛陽宮殿簿云景福殿七間承光殿七間何晏賦所謂立景福之祕殿於南則有承光前殿賦政之宮也

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

宋書天文志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南斗遂歷八十餘日恒

見占曰吳有兵明年孫權遣張彌等將兵萬人錫授公孫淵爲燕王淵斬彌等虜其衆晉志同

有星孛於翼近太微上將星

宋書天文志占曰爲兵喪甘氏曰孛彗所當之國是受其殃翼又楚分孫權封略也明年權有遼東之敗太和六年十二月陳思王植薨青龍元年夏北海王蕤薨三年正月太后郭氏崩

十一月庚寅陳思王植薨

潘眉曰宋志載在十二月按十二月無庚寅魏志是也　錢大昕曰諸王薨例不載謚此思字衍

詔祀故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廷

錢大昭曰車騎將軍是程昱追贈之官生時只爲都尉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年改摩陂爲龍陂

潘眉曰水經注摩陂在潁川郟縣縱廣可十五里摩陂只此一處此獨言郟之摩陂者文有詳略也史炤通鑑釋文言摩陂一在郟鄏胡三省已辨之矣　按宋書符瑞志云青龍見郟之摩陂井帝親與羣臣共觀之旣而詔畫工圖寫龍潛不見又五行志云凡瑞興非時則爲妖孽况囷於井非嘉祥矣魏以改年非也晉武不賀是也攷晉武帝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於武庫井中帝見龍有喜色百寮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降夏廷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膺受嘉祥遂不賀也

鮮卑大人步度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軌

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以爲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爲一何所威鎮乎促勅軌以出軍者愼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已進軍屯陰館

按步度根以爲促勅軌以出軍兩以字皆當作已古以已本通用與軌已進軍屯陰館前後畫一於文法較明　後漢書郡國志鴈門陰館注云句注山在陰館　顧祖禹曰陰館城在代州北四十里明帝勅勿過句注而軌已屯陰館則已在句注矣

二將沒

何焯曰沒上當有敗字

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犯熒惑

錢大昕曰宋書天文志作己未按下文有癸酉乙未與癸酉相去三十九日不得在一月當從宋志　宋書天文志占曰有大兵起有大戰是年四月諸葛亮據渭南吳亦起兵應之魏東西奔命

山陽公薨注使使持節行司徒太常和洽弔祭又使持節行大司空大司農崔林監護喪事

錢大昭曰是時不遣司徒董昭司空陳羣而但以太常大司農行未免有名無實矣司空上大字疑衍

注葬於山陽國陵曰禪陵

後漢書獻帝紀注引帝王紀云禪陵在濁鹿城西北十里在今懷州脩武縣北二十五里陵高二丈周迴二百步又劉澄之地紀云以漢禪魏故名焉

注魏氏春秋曰亮既屢遣使交書又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杖節奉詔勒宣王及軍吏已下乃止宣王見亮使唯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啖食不過數升宣王曰亮體弊矣其能久乎

按小說家演此事有食少事煩四字明馮夢禎亦有武侯食少事煩論皆不知何所據正史中實無此語也

五月太白晝見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沔

晉書天文志云五月丁亥太白晝見積三十餘日以晷度推之非秦魏卽荊楚也是時諸葛亮據渭南宣帝與相持孫權寇合肥又遣陸議孫韶等入淮沔天子親東征蜀本秦地則

爲秦魏及楚兵悉起應占　趙一清曰淮浰之淮本作睢亦作沮郎祖中也

帝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以制之

趙一清曰以上疑脫足字

司馬宣王與亮相持連圍積日亮數挑戰宣王堅壘不應

太平寰宇記卷三十云三交故城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四十六里耆舊傳司馬宣王與諸葛亮相拒於此因築此城

冬十月乙丑月犯鎭星及軒轅戊寅月犯太白

宋書天文志占曰人君死又爲兵景初元年七月公孫淵叛二年正月遣司馬懿討之三年正月明帝崩

復置朔方郡

後漢書郡國志云朔方郡六城臨戎三封朔方沃野廣牧大

城故屬西河按建安二十年省朔方郡而此復置之然晉書

地理志無之蓋旋置而旋廢耳

三年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

水經穀水注云魏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於

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爲閶闔門　按太平御覽卷五十

一引魏志云魏明帝增崇宮殿雕鏤觀閣鑿太行之石英採

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此

與本志所載小異當另是一書也

注

引穀水過九龍前爲玉井綺欄

太平寰宇記卷三引魏略作過九龍祠前而通鑑作過九龍

殿前今　殿本已據增　太平寰宇記卷三引洛陽記云璇

華宮有玉井皆以白玉壘飾

又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
殿本考證云杜夔傳注馬均作馬鈞此均字疑誤司南車監
本誤作司馬軍今改正
注有石馬七
何焯曰馬有七其宣景文武惠懷愍之祥乎　趙一淸曰宋
書符瑞志作石馬十二與此不同其餘文亦稍異又隋書經
籍志高堂隆孟康俱有張掖郡元石圖一卷
又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
和　又魏晉代興之符也
王應麟曰書宅西曰昧谷虞翻謂當爲柳谷魏明帝時張掖
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卽其地也　唐庚曰河圖洛書之
說歐陽永叔攻之甚力今此圖與河圖洛書亦何以異惜乎

時無伏羲神禹故莫能通其義而陋者以爲魏晉之符彼魏晉何足道安知其非八卦九疇之類也造物之所爲猶有幸有不幸焉而况於人乎

又

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焉

拾遺記云魏明帝泰山下有連理文石高十二丈狀如柏樹其文彪發如人雕鏤自下及上皆合而中開廣五尺望若真樹也父老云當秦末二石相去百餘步蕪沒無有蹊徑及魏帝之始稍覺相近如雙闕土王陰類魏爲土德斯爲靈徵

六月壬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　至　使明朕意

趙一清曰是時承用秦漢舊律錯糅無常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黃休荀詵等刪約舊科旁采

漢律定爲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尙書官令
軍中令百八十餘篇詳晉書刑法志
秋七月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
晉書天文志占曰女主憂景和元年皇后毛氏崩
冬十月甲申有星孛於大辰乙酉又孛於東方十一月己亥彗
星見犯宦者天紀星
晉書天文志占曰大辰爲天王天下有喪宦者在天市爲中
外有兵天紀爲地震孛彗主兵喪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
林暢園師曰太平御覽引山茌縣作太山茌縣然山茌縣屬
太山郡作太山茌縣轉不成文矣茌當作茬胡三省通鑑注
云前漢茬縣後漢改曰山茌　潘眉曰是年正月無壬辰當

作二月宋書符瑞志作二月也

於是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歷改年爲孟夏四月

唐庚曰世言夏得人統以建寅爲正商得地統以建丑爲正周得天統以建子爲正其說非也以堯典羲和舜典巡守觀之唐虞之世固以建寅爲正矣至夏后之時其法尤備其書傳於後世謂之夏小正孔子得之於杞以爲可用非謂建寅之正自夏后氏始也至成周時始用建子爲正然猶不廢夏時謂之正歲後之學者以爲夏以建寅爲正周以建子爲正商居其間不應無所變改因以意推之曰商以建丑爲正而三統之說興焉夫夏后以建寅爲正吾於論語見之矣周以建子爲正吾於春秋見之矣商以建丑爲正於經旣無所見

於理亦復不通夫以建子爲正者取二十四氣之首也以建寅爲正者取四時之首也以建丑爲正者其義安在哉

改太和歷曰景初歷

何焯曰景初歷尚書郎楊偉所造也事詳宋書歷志中曹爽有叅軍楊偉疑卽此人宋書又載黃初中太史丞韓翊嘗造黃初歷時陳羣爲尚書令奏以爲是非得失當以一年決定今注家於羣傳遺之楊偉之書晉宋悉用之而名字翳然亦史之闕也

以尚書令陳矯爲司徒尚書左僕射衛臻爲司空

趙一清曰據臻本傳及宋書百官志左當作右宋書百官志漢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邵爲尚書左僕射衛臻爲右僕射二僕分置自玆始案榮衛先後不同時榮曾爲左僕射

衛會爲右僕射史家引以爲證則可以爲二人分任則謬也續百官志注云獻帝分置左右僕射以榮邵爲左僕射則不與衛同時分任可知注又引獻帝起居注曰邵卒官贈執金吾亦非由執金吾爲左僕射休文誤矣晉職官志云魏晉省置無恒置二則爲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

丁未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爲上庸郡省錫郡以錫縣屬魏興郡

錢大昕曰魏興郡志不言何年置以劉封傳證之當在黃初元年魏陽縣晉宋二志皆無之　趙一清曰魏陽當是魏昌之誤水經沔水注魏昌縣以黃初中分房陵立而新城郡有昌魏見晉宋二志皆昌魏卽魏昌也安富未詳當亦是魏所置水經湏水注湏水東南流會富水豈卽取此以爲縣名乎

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

章武當作章斌宋書樂志云明帝太和當作景初初詔曰禮樂之作所以類物表庸而不忘其本者也凡音樂以舞爲主自黃帝雲門以下至于周大武皆太廟舞名然則其所司之官皆曰太樂所以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名武皇帝廟樂未稱其議定廟樂及舞舞者所執綴兆之制聲歌之詩務令詳備樂官自如故爲太樂太樂漢舊名後漢依讖改太予樂官至是改復舊于是公卿奏曰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樂武神武也武又跡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跡所起也高祖文皇帝樂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

興也至于羣臣述德論功建定烈祖之稱而未制樂舞非所以昭德紀功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爲斌兼秉文武聖德所以章明也臣等謹制樂舞名章斌之舞三舞宜有總名可名大鈞之樂鈞平也言大魏三世同功以至隆平也于名爲美于義爲當帝初不許制章斌之樂三請乃許之

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

侯康曰隋書禮儀志載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至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親而爲六廟按景初廟制仍是鄭義蓋以武帝擬后稷以文明二帝擬文武二祧卽鄭君注王制天子七廟之說也若王義則加二祧爲九廟不止七廟矣是時王學尚未行故郊丘明堂宗廟之大禮

皆從鄭義隋志非也

九月冀兗徐豫四州民遇水遺侍御史循行沒溺死亡及失財產者在所開倉賑救之

宋書晉書五行志並云九月淫雨過常冀兗徐豫四州水出沒溺殺人漂失財產帝自初卽位便淫奢極欲多占幼女或奪士妻崇飾宮室妨害農戰觸情恣欲至是彌甚號令逆時饑不捐役此水不潤下之應也

冬十月丁未月犯熒惑

宋書晉書天文志同占曰貴人死二年四月司徒韓暨薨八月公孫淵滅

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圜丘

禮記郊特牲正義云魏氏之有天下營委粟山爲圜丘在洛

陽南二十里　後漢書郡國志引魏氏春秋注云雒陽有委
粟山在陰鄉魏嘗營爲圜丘
注多不見經是以制度無常
宋書禮志作多不經見並以興廢無常
又魏書載詔曰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
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
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
通典云高堂隆上表云古來娥英姜姒盛德之妃未聞配食
于郊者也漢文初祭地祇于渭陽以高帝配孝武立后土于
汾陰亦以高帝配惟王莽引周禮享先妣爲配地郊夏至以
高后配地自此始也臣謂宜依古典以武皇配天地
丁巳分襄陽臨沮宜城旍陽邔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

洪亮吉曰宋書州郡志載南郡太守下有旌陽云二漢無旌陽見晉太康地志疑是吳立今考魏志景初元年分襄陽臨沮宜城旍陽邔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廣韻旍同旌則屬一縣無疑蓋魏屬襄陽晉受禪後移屬南郡也沈志疑吳所立考樂進傳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太皆大破之則旌陽或係建安十三年南郡初入吳時所分置又考魏始立襄陽郡蓋無臨沮旍陽二縣故吳志朱然潘璋等傳皆云到臨沮禽關雲長蓋自雲長敗後南郡復入吳二縣或以此時隸魏也

注魏略曰是歲徙長安諸鐘簴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發銅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又漢晉春秋曰

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於霸城

陳思王承露盤頌云皇帝鑄承露盤莖長十二丈大十圍上盤逕四尺下盤逕五尺銅龍遶其根龍身長一丈背負兩子自立于芳林園甘露乃降　沈欽韓曰山堂肆考載翁仲姓阮身長一丈二尺秦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人以爲瑞翁仲死遂鑄銅象置咸陽司馬門外　王鳴盛曰古來鑄金人者三主其一秦始皇鑄銅人十二見史記本紀其二漢武帝築通天臺去地百餘丈雲雨悉在其下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露見三輔黃圖第五卷其三則魏明帝也秦所鑄銅人已爲董卓椎破見後漢書及三國志卓本傳則似景初所毀當爲漢武帝之金人然李長吉有金銅仙人辭漢歌自序以明帝徙盤爲青龍元年八月事

則年月與魏略不合故西泉吳正子注長吉詩辨之據黃圖言始皇所造爲董卓所銷尙餘二人未毀明帝欲徙洛陽重不可致留霸城仙不可言狄知長吉未可非青龍元年所徙是漢武銅仙景初元年所徙是秦皇銅人也吳說如此然則魏略言景初所徙不當言有承露盤此有微誤也　何焯曰何平叔景福殿賦云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清露瀼瀼淥水浩浩以此書參證則魏人又自作承露仙人掌也李善注凌雲盤名蓋魏有凌雲臺又有凌雲盤

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衆討遼東

陳景雲曰司馬懿晉武帝泰始元年進宣皇帝先於魏咸熙元年以子昭進爵晉王追封宣王

注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鈌不預則手足相代

朱買裴曰手足相代晉書何曾傳作才足相代以上句文義諧之似當作才

二月癸丑月犯心距星又犯心中央大星

錢大昕曰宋志癸丑作己丑誤

夏四月壬寅分沛國蕭相竹邑符離蘄銍龍亢山桑洨虹十縣爲汝陰郡宋縣陳郡苦縣皆屬譙郡

錢大昕曰晉志汝陰郡統縣與此無一同者疑此有誤山桑縣續漢志屬汝南宋縣卽宋公國後漢屬汝南晉屬汝陰

以沛杼秋公邱彭城豐國廣戚并五縣爲沛王國

錢大昕曰豐本屬沛今繫彭城之下恐誤豐嘗爲王國故有豐國之稱

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

潘眉曰宋志乙亥作已亥此與前改二月癸丑作已丑皆宋志誤也宋志葢以夏正二月無癸丑五月無乙亥耳考魏初景初用丑正二月五月夏正之正月四月正月有癸丑四月有乙亥魏志是也

癸丑有彗星見張宿

宋書天文志云長三尺逆西行四十一日滅占曰爲兵喪何焯曰其占與王莽地皇三年有星孛於張同天將除曹氏矣

注魏書曰九月蜀陰平太守廖惇反攻守善羌侯宕蕈營

宕蕈羌胡號也宕即石宕水蕈即蕈塏川見水經河水注洮水下魏書地形志洪和郡有蕈川縣此羌葢即地名以立號

又雍水刺史郭淮遣廣魏太守王贇

趙一清曰廣魏故廣漢也葢曹氏改名廣魏即後漢初平四

年所置永陽郡改治臨渭

丙寅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首於京都海東諸郡平又初帝議遣宣王討淵發卒四萬人議臣皆以爲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遂以四萬人行及宣王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羣臣或以爲淵未可卒破宜詔宣王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

錢大昕曰承祚書司馬懿必云宣王惟此稱名葢述帝語不得云宣王也然亦後人追改蜀後主傳魏使司馬懿由西城魏司馬懿張郃救祁山李嚴傳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吳主傳聞司馬懿南向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諸葛恪傳加司馬懿先誅王淩續自隕斃皆後人所追改也魏三少

帝紀書中撫軍司馬炎者二書中壘將軍司馬炎撫軍大將軍新昌鄉侯炎晉太子炎者各一壽爲晉臣不當斥武帝名葢亦後人所改　錢大昭曰齊王芳詔曰太尉體道正直何獨非帝語而亦稱官葢壽爲晉臣無不避諱之理也

閏月月犯心中央大星

趙一淸曰一歲之中月兩犯心距星三犯中央大星宋書天文志大大星爲天王前爲太子後爲皇子三年正月帝崩太子立卒見廢爲齊王正始四年秦王詢薨

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還至河內帝驛馬召到引入臥內執其手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少子吾得見君無所恨

晉書宣帝紀云初帝至襄平夢天子枕其膝曰視吾面俛視

有異於常心惡之先是詔帝便道鎮關中及次白屋有詔召帝三日之間詔書五至詔曰間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閤入視吾面帝大遽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又晉書五行志云景初初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東還當奈何及宣帝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如童謠之言

帝崩於嘉福殿時年三十六注 臣松之案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計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爲今年正月可強名三十五年不得爲三十六也

周嬰卮林云志稱叡封武德侯年十五時爲延康元年則叡

葢以建安十一年生計黃初太和青龍合年十七而景初殭爲三年凡二十年則裴云殭名三十五者良是若以爲建安十年生則可三十六矣然以十年生又不得言十五封武德陳裴皆爲舛　侯康曰裴注不誤明帝實生于建安十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年十五次年改元延康又改元黃初黃初凡七年太和六年青龍四年景初三年年恰三十五周方叔謂若建安十年生則可三十六者誤分延康元年黃初元年爲二年也

三國志旁證卷四終